

南華真經卷之四

外篇達生第十九

頁五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則無累無累則正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莫足弃而生奚足遺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于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

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遇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于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蹇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簞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長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感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禘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楅之上聚俸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里子告教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

象丘有萃山有雙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鞵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焉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消子為王養關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威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親於呂梁蹠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技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賴闔遇之人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邠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

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  
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

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  
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  
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  
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  
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  
於感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  
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感是孫子所言非邪  
先生所言是邪彼國感而來矣又奚罪焉扁  
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  
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  
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  
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  
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於寡聞之民  
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  
鞀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成茂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  
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

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  
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  
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比神農黃帝之法  
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得則不然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挂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  
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  
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

之無須史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  
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  
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  
隱約猶且昏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  
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  
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  
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  
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  
我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  
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  
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  
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侶無留  
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  
與為鄰君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  
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  
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  
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

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  
舡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  
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  
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  
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  
孰能害之北宮奢為衛靈公賦飲以為鐘為  
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  
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  
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  
無識僕乎其息疑革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溥因  
其自窮故朝夕賦飲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  
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  
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焉死乎曰  
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隱有鳥焉其名  
曰意怠其為鳥也盼盼然似無能引援  
而飛迫脅而棲遽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  
不敢先嘗必取其儲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  
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  
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  
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驕名成者虧孰  
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  
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  
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  
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  
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粟入獸不亂群  
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  
桑雩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  
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  
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  
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  
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  
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  
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  
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  
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

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  
真冷焉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  
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  
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  
補之正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  
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  
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柘梓豫章也攬  
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  
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  
憾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孔子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  
槁枝而歌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  
聲而無官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  
心頽回端拱還自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  
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  
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  
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

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  
 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  
 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子何  
 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  
 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其在外者  
 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  
 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  
 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  
 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  
 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  
 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  
 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冀殷不遊目大不觀裳裳躍步執彈而留  
 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而  
 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  
 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類二類相召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

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謂頃間甚不  
 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  
 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令  
 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  
 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  
 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  
 子記之持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  
 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  
 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  
 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

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  
 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  
 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  
 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  
 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  
 欲見也至於齊及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  
 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  
 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日見客又  
 入而數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數何邪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  
 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  
 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  
 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  
 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  
 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  
 聲矣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  
 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  
 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

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衰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五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者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攝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手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肆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肆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汆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醜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

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珖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親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

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  
 頰乘駟馬而偏朱蹄號曰富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  
 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  
 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  
 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斂斛不敢入於四境  
 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  
 同務也斂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  
 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  
 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  
 朝令而夜適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  
 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  
 言天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  
 斯須也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  
 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者方矢復寓當是  
 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  
 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背懸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

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  
 人者上闢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  
 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責人賤哉仲尼聞之  
 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  
 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  
 變乎已汎壽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  
 無介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倦充滿  
 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  
 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  
 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  
 楚未始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遺無  
 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  
 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  
 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  
 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  
 賭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嗚  
 乎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  
 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  
 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  
 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  
 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  
 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  
 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

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  
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  
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  
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  
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  
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  
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  
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  
曰彼其真也是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  
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  
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  
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  
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  
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  
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憮然若亡而  
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  
根可以觀於天矣蓄缺問道乎被水被水曰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  
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腫焉  
如新生之積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  
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  
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  
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  
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  
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  
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  
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孔子  
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齋戒疏淪而心潔雪而精神摺擊而知夫道  
宵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  
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  
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  
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  
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  
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  
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  
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  
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  
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  
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  
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  
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皆醜物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  
堯桀之是非果哉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  
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  
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  
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殺  
墮其天泰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  
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  
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  
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  
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問於



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狝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者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矣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矧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矧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矍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慢訥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奔堀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秦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秦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秦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富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光曜問

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再求夫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

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穉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齟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則淺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妻之絮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矜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耒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

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于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蹇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者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趯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

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

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韠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韠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韠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

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儵然乎能侗然乎能

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偷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

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

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費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惜于志鎮錮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費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惜于志鎮錮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費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惜于志鎮錮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費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惜于志鎮錮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

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哉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焉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胎景也著薰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臄肢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常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微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張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入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達道之塞真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遺習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人能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曰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弦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  
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杜乎鼈  
鼈之逕跟但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  
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款其側者乎久矣夫莫  
以真人之言譽歛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

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粟厭蔥韭以賓  
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  
寡人亦有杜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  
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  
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  
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  
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  
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  
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  
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  
欲愛民而為義三十一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  
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  
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  
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  
戰君亦必無威鶴列於鸞譙之間無徒驥於

錙壇之官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  
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  
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  
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

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  
御昌寓駮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闞滑稽後車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  
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  
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  
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  
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  
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  
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  
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  
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  
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

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  
凌許之事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招世之士  
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  
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  
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

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  
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  
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奪  
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  
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  
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  
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  
墨揚榘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  
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  
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  
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  
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官動鼓  
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

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揚棄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東縛其求

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

躄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

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

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

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

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

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

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

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

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

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

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

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

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隲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隲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

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

一狙焉委蛇攫捩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

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顏

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子以至

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

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

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

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

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

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

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

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若吾

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

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

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

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

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

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

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

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

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

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

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及已而不窮循古

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

方數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數曰相也

為祥子綦瞿然善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

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

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數曰夫與國君同食澤

及三技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

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暴曰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鵝生於突若勿恠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蓄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

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昧昧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昧者也濡需者豕虱是也擇疏虢自以為廣官大圍奎蹄曲隈乳開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人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樂也其實董也

枯梗也難重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何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持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宜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

可以無產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擢乎闔不亦問是已真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籠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甲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達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

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操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

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惘然雖使丘陵草木之蹊入之者十九猶之惘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懸衆間者也非相比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誣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民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魏瑩與田侯平約田

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行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螞蟥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螞蟥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螞蟥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容出而君倘然若有亡也容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



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  
 鳴也吹劍首者快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吠也孔子之  
 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  
 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  
 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  
 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  
 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  
 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  
 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  
 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禾  
 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  
 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  
 耕而熟稷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殫莊子  
 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  
 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  
 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荏葦蒹葭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垂潰漏發不擇所  
 出漂疽疥癩內熱溲膏是也栢矩學於老聃  
 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  
 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  
 人馮推而彊之解朝服而暮之號天而哭之  
 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  
 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皆財聚  
 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  
 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  
 人者以德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  
 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  
 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  
 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  
 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蓬伯玉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  
 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

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且無所逃此  
 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太史大史伯常騫  
 穉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  
 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除其所以為靈公者  
 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  
 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  
 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  
 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穉章曰夫靈公也死卜  
 筮於故墓不言卜筮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  
 得石槨焉沈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  
 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  
 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  
 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  
 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  
 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  
 而為大人合弁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  
 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  
 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洽文  
 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

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溥溥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是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悉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播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莫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

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折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性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真經卷之四

四十二

四十三

南華真經卷之五

真六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葦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大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螻蟻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賢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